

## 花開了，仍須呵護與灌溉——第三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籌劃、推展與賽果

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有一家小小的餐廳，名叫「蘭苑」，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室裡室外，遍植花卉，每逢春臨，姹紅嫣紫，悅目怡神。有一回，我請教在蘭苑幫忙的「花王」先生，問他為什麼花開得這麼燦爛？到底該怎麼種？怎麼養？澆多少水？陰雨天晴時有什麼不同？「花王」先生為我耐心地一一解答，他說，水仙、蘭花、富貴菊、九重葛……每一種花都各有特性，有的幾天澆一次水，有的一天澆幾次水，有的水要早晚澆，有的要日正當中時，把水溫調校得跟泥土一般暖才澆……聽起來，學問可大了。原來，把一粒種子播下土壤，經發芽、茁長、抽葉、開花，要經過這麼多繁複的程序，其間園丁的喜與憂，苦與樂，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事非經過不知難，這是「花王」先生的經驗談，也是我先後籌劃三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切身體會與感受。

第一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創設，始於一個相當浪漫的意念——的確，新紀元來臨了，中華的文化、中國的文字與文學，歷史悠久，但歷久彌新，在當今高喊全球一體化，一切讓英語獨領風騷的時代，我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如何傳承？我國優美精緻的文學，如何弘揚？世界各地的華族社群，尤其是仍然在校的大學生，也即未來社會的主人翁，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有多深？對華文文學的熱愛有多真？種種疑問、臆想、推斷，在心中不斷湧現。於是，在當年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的一聲號令下，我毫無猶豫地肩負起籌委會主席的重擔，與一眾同仁，一起推出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這歷來規模最大、名字最長(余光中語)的青年文學獎！

浪漫過後，迎面而來的就是現實。原來，每一屆文學獎，從籌劃開始，到文集出版，均歷時三年有餘。第一屆的頒獎禮於二〇〇〇年舉行，其實，早於上世紀的一九九八年就開始籌劃了。第三屆頒獎活動即將展開，待文集出版，應在二〇〇六年底。換言之，我忝為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籌委會主席，連續三屆，自當年的構思、播種，到如今的規模初具，已經足足經歷了漫長的八年抗戰了。

八年，不算是太短的時間，從舉辦第一屆開始，就必須為籌措經費、邀約評委、尋找贊助機構與協辦機構而煞費心思；正式推出之後，又要發布消息，廣為宣傳，例如第三屆為了擴大影響，在李景端、彭鏡禧、余光中、白先勇諸位先生協助下，更曾頻頻往返奔波於兩岸三地之間；待截稿期近，盼稿心切，又要遍嘗望穿秋水、翹首以待的焦灼與忐忑，這種心情，大概比孤注一擲，豪買股票後，天天看行情起伏，還要緊張、還要刺激。一邊廂，每一屆籌得逾百萬元的經費，都是各位熱愛中華文化的有心人士慷慨捐助的，倘若來稿零落，花稀葉疏，身為籌委會主席，如何對得起各位江東父老？另一邊廂，拋出去的信息，恰似飄散各地的柳絮，即使飛絮漫天，又怎知會墜落誰家的後院？飄入何人的心扉？曾感覺，自己就如上游江畔的漁人，不懂得安享垂釣之樂，反而緊守在水湄，痴痴地將一個又一個訊息，寫在紙條上，裝入小瓶中，然後拋入彎彎曲曲的河道，流經山坡，流經草原，流向那遙遠的地方；心中期待着，某月某日，在下游某處，有人會揀取，有人會回應！回應終於來了，最初疏疏落落，繼而斷斷續續，隨即密密集集，終於如雪片，如潮水，洶湧而至！

這一屆共收到兩千六百多份稿件，來自四方八面，世界各地。來稿數目之多，不但打破前兩屆紀錄，且涵蓋之廣，也前所未有。除了兩岸三地，我們還收到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加、澳、英、法各地的稿件。而參賽來稿所屬的大專院校更近四百八十所，可見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已經跨出了創業維艱的第一步，逐漸在全球華族社群中奠立了基石。

一次文學獎的成功與否，與評判陣容息息相關。第三屆文學獎正如前兩屆一般，邀得當代中國文壇及譯壇最負盛譽的名家出任決審評判。其中短篇小說組評判有白先勇教授、王安憶教授、劉以鬯先生(王蒙教授改任大會榮譽顧問)；散文組繼由余光中教授、林文月教授、董橋先生出任評判；文學翻譯組則因高克毅先生、楊憲益先生兩位譯壇前輩年事已高，改由陸谷孫教授、彭鏡禧教授及我本人出任評判。承蒙各位在百忙之中抽暇審評參賽作品，並於五月底親蒞香江參加頒獎典禮及文學院講座，特致由衷的謝意。

此次文學獎的特色，除參賽人數踴躍、參賽學校眾多之外，最令人欣喜的，莫過於得獎同學除了修讀文學系之外，還有不少是來自不同專業的，例如散文組冠軍鮑爾金娜出自北京服裝學院服裝系，短篇小說組冠軍朱崧琪出自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其他得獎者，還有來自歷史系、哲學系、政治系、藝術系、數學系、教育學系、生命科學院、電子計算機系、人文及公共管理學院、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金融專業等等。正如特約顧問李景端先生所說：「文學是不限職業的，學理工、學農醫科的，只要熱愛文學，同樣可以參與文學、享受文學、促進文學；只要有恆心，在本職及業餘的領域中，都可以做出一些成就。」

第三屆文學獎於二〇〇五年三月十八日推出，至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截稿，在該年七月底，我已自中大退休，但是爲了承諾，爲了薪傳，我仍然堅持下去，義務爲這項使命悉心投入，全力以赴。在此，謹寄語所有兩千六百多位參賽的同學，人生漫長，年輕的你們，還有一大段美好的歲月在前面等着。也許，你得翻山越嶺；也許，你得涉水渡險，但是經歷跌宕起伏之後的康莊大道，才顯得更平坦、更遼闊。一次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本屆得獎獲勝的同學，固然憑真材實料，脫穎而出，因而可喜可賀；是次落選的同學，因爲曾經投入，曾經付出，亦可敬可佩。在倡導華文文學及弘揚中華文化的壯舉之中，你與我一般，都曾經出過力、盡過心，因此與有榮焉。讓我們攜手向前，不屈不撓，共創美好的明天！

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但中國經濟強盛茁壯，中華文化亦煥發光彩。正如余光中教授所說，我們要爲自己的母語感到自豪，更要爲能用中文創作而感到自幸。在華文文學繽紛的園地中，白先勇教授曾說：「有奇花異卉，開萬紫千紅」，正因爲有這麼多熱愛母語的年輕朋友共同參與，才能滿園錦繡，遍地芳菲。最後，再一次向所有得獎的同學致賀，向所有參賽的朋友致意！花開了，十分燦爛，但我們仍不應鬆懈、不能自滿，必須悉心灌溉，全力呵護，才能展望真正碩果同嘗、豐收共享的一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後記：文學獎賽果公布後，陸續收到各位得獎同學的感言，其中不乏出自真心，感人肺腑的片段，特將文學翻譯組冠軍得主煙台師範學院外國語學院學生張海燕的感言摘錄於後：

「媽媽：

告訴您一件大喜事！我獲獎了！我奪得了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翻譯比賽的冠軍！我還會得到兩萬港幣的獎勵！媽媽，您不用那麼辛苦地去掃路了，您可以休息一下了。親愛的媽媽，一想到您每天都要在太陽底下拖着疲憊的身子艱難地掃路，我的眼淚就下來了。您和爸爲我和妹妹的學業，爲這個家，付出了太多太多。我再也不願看到您受苦受累了！女兒不孝，今年考研考得不好。我一直不敢告訴您，怕您知道了傷心。我知道，您一直把我當作您的驕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我和妹妹身上，寧可自己和爸沒得吃，沒得穿，也讓我們姐妹倆上學唸書，期待着有朝一日，我們能爭氣，能有出息。可是，我卻讓您失望了，女兒對不住您！

也許上天太厚愛我，在我傷心、失意、迷惘的時候，居然把冠軍的桂冠戴在了我的頭上。收到致賀信的時候我哭了。媽媽，我的努力沒有白費！您的汗水也沒有白流！您女兒成功了！她成功了！她的刻苦勤奮，執著追求終於換來了碩果！她不再悲觀，不再消沉，而是鬥志昂揚，信心百倍了！成績的取得讓她更加熱愛學習英語，更加熱愛翻譯工作，並立志要在這一領域奮鬥不止，不斷前進。現在她正滿腔熱情，開始實施新的挑戰自我的計劃，爭取在英語水平上更上一層樓。鼓勵具有無窮的力量，奪得冠軍不僅是對我辛勤勞動的回報，更重要的是它給了我繼續前進的動力，激勵我取得更大進步。因此，我要感謝這次大賽，感謝大賽的承辦單位，贊助單位，及所有關心支援這次大賽的個人，組織。感謝他們給予我這次成功的機會！……媽媽，您放心吧，女兒不會讓您失望，在今後的人生路上，我會更加努力，再創佳績，回報您和所有關心我的人。擁抱您！

女兒」